

□蔡丹君

## 送落第人还乡 吾谋适不用，勿谓知音稀

有一年春天，科举放榜之后，王维送别一个叫綦毋潜的年轻人。綦毋潜科举落第，要返回江南老家。

虽然，科举场上的胜负，王维每年不知道要看到多少，但对綦毋潜，他还是有着不一样的爱护之心。王维是一个情感特别细腻的人，替綦毋潜想了很多，像是一个宽厚温柔的兄长，又像是一个洞穿一切情绪的知己。

从长安到江南，路途遥远。看着綦毋潜落魄的样子，王维很想好好安慰他，于是写下了《送綦毋潜落第还乡》这首诗：

圣代无隐者，英灵尽来归。  
遂令东山客，不得顾采薇。  
既至君门远，孰云吾道非。  
江淮度寒食，京洛缝春衣。  
置酒临长道，同心与我违。  
行当浮桂棹，未几拂荆扉。  
远树带行客，孤城当落晖。  
吾谋适不用，勿谓知音稀。

綦毋潜参加科举，希望有所作为。但是失败之后，难免会怀疑自己的选择——我是不是不该来呢？王维在诗中替綦毋潜做出了回答：既然已经远至君门，选择了这场考试，那谁能说这样的选择是错的呢？这是在劝慰綦毋潜不要因自己的选择而后悔。落第的原因只是因为“吾谋适不用，勿谓知音稀”，没有碰上合适的时机，计谋没有得到采用，并不能说这世上知音太稀少。

綦毋潜听到了这样的话，不至于怨世，也不至于在失败后从此消沉。这样的劝慰，真的是温柔敦厚。王维的温柔还在于，他能理解綦毋潜内心的遗憾和难过。秋去春来，綦毋潜来到长安已经一年了，在这个放榜的春天里，那些考中进士的人，是春风得意的。而綦毋潜感受到的，只有春寒料峭。

时间过往，不知不觉，而自己一事无成，在这个都城里飘飘荡荡。于是王维写下了两句看似琐屑的闲笔：“江淮度寒食，京洛缝春衣。”这两句诗表面上看上去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其实王维是在通过时间、节令，和綦毋潜一起品尝落第的苦味，分担在时光流逝面前的惆怅。王维把自己对綦毋潜落第的体谅，以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，传递给了綦毋潜。

原本，诗写到这里，情感似乎已经表达得很圆满了。但是，诗人仿佛还有些放心不下的东西。于是，他还在诗里写了对綦毋潜还乡行程的想象，想着他一路坐着船，经过远方的树林，经过孤城的落日余晖，很快就到家了。为什么要写这些呢？王维要给綦毋潜传递一种鼓励：你这一路上，不是一个人回去的，你的身后，一直有一双关心你的眼睛，在一路目送你安全到家。这是王维在祝福綦毋潜一路平安顺利，也是在安慰他：你不是孤单的，不要因为偶然的命运挫折而消沉，你的身后，站着知音。

王维在送别綦毋潜的时候，一定也想到了自己从山西来到京城赶考的岁月，想到了那时候经历的种种不易。王维于长安元年(701)出生在蒲州(今山西省永济市)，于开元九年(721)进士中第。中第的这一年，王维只有二十岁。从参加考试到考上进士，王维这一路并不容易。他十四岁到京城应试，少年时



元代王蒙摹王维《辋川图卷》(局部)

# 王维的三次送别

每当为友人送行，我们总会想到王维的那句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。王维的送别诗，绝不仅仅是对离别的简单诉说，更是包含了对人生、友情和自我价值的深刻思考。在新书《唐诗里的十八场旅行》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丹君深入解读了王维的三首送别诗，从安慰落第年轻人的温柔，到对远赴边疆友人的牵挂，再到对失意归隐者的理解，为我们勾勒出诗人在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与人生态度。

代的数年漂泊，让他体验了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这个过程中，王维也感受过少小离家的痛苦，因此能对失败、失利的人，如綦毋潜，报以同理心。

幸运的是，綦毋潜后来再度参加科举考试，终于得中进士，也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。綦毋潜后来的人生能相对顺遂起来，是否和王维的这番劝慰有关呢？或许是有的。落第还乡这样的旅行，是颓丧的，王维却给他送去了另一种绵绵不绝的力量，一种相信世上终有知音的信仰。这种精神力量，异常珍贵。

## 送元二去西域 西出阳关无故人

又是一个春天，一个适合远行的季节。王维这一天要去送别的，是一位叫元二的朋友。这场送别中，他写下了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
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  
客舍青青柳色新。  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  
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元二要去的西域，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地方，他可能要奔赴一项前途远大的事业。王维对着元二，端起了送行的酒，似乎说了一些调侃的话——你就多喝一杯吧，你去了西域，出了阳关，就没有我们这些老朋友陪你喝了。元二也笑着把酒喝完。

但是，送别的气氛真的会这样轻松吗？

在古代，诗和乐在一些情况下相互关联。诗句中提到的“渭城”与《渭城曲》之间就有一些微妙的关联。《渭城曲》又叫《阳关三叠》，是有名的断肠曲，非常悲凉。

带着对《渭城曲》的印象进入王维送别元二的这首诗，我们就会发觉其间藏着一种担忧，担忧元二这一去，孤独常伴，且前途难料。在唐朝，有很多士人选择前往边疆立功。但是，这个选择生死难料，纵然能侥幸回来，也可能是一事无成。所以，在断肠声里唱《阳关三叠》，代表一种充满忧愁的离别。

古代交通不发达，离别的时间

很漫长，产生的风险也很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逢，可能也就没有重逢。也因此，古人向来重离别，认为离别带给人的伤痛仅次于死亡，正如李商隐说的“人世死前惟有别，春风争拟惜长条”。“春风争拟惜长条”，是一种拟人的说法，是“折柳送别”之意。王维在送别元二的诗中提到的“柳色新”，大概也是在惆怅、叹息离别在一年一度中反复发生吧。

王维为什么会对元二说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呢？因为王维了解边塞的景况。他是有过出塞经历的。

开元二十五年(737)三月，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大破吐蕃。这一年夏天，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被遣至边境慰劳将士，这是王维生平第一次出塞。慰边的任务结束后，王维又在河西兼任节度判官。这样的边塞经历带给了王维不一样的人生色彩，因而他明白，元二到了茫茫大漠之后，要品味的是全新的人生滋味。在与元二的这种壮行场合里，他不是一味地在壮行。他知道前方的命运是未知的、无常的，因此在送别的诗歌中掩藏了许多含而未露的感情。

王维也曾反复咀嚼自己人生的滋味，他品尝出来的滋味很丰富。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，他也曾形单影只地踏上仕途，在一个大大的世界里摸爬滚打。他在诗中低吟的那句“一生几许伤心事”，源于他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。

二十岁出头的时候，王维刚刚中了进士不久，命运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王维时任太乐丞，他管理的乐工队伍中，伶人不慎私自表演了黄狮舞。这件事情牵涉到敏感的皇位问题，关系着皇权的尊严。在唐朝的典礼律令中，有一条就规定黄狮舞只能为皇帝表演。这件事又被观看的好事者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，报告给了朝廷。王维由此受到牵连，被贬到济州(治所在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境内)。

由于正史没有记载这件事，也有人怀疑这不过是唐玄宗贬谪王维的一个借口。王维到了济州之后，具体担任的官职不甚明晰。有

的慨叹。这种平淡的叙述，是诗人对友人遭遇的同情、安慰，也透露着对友人今后人生的祝福。归隐并不代表消沉，离去也许是解脱。这场送别，是诗人与友人一起，对友人过去生活的挥手告别。所以诗的结尾，复杂含混，有悲伤无尽、遗憾深深，同时也仿佛有一抹投向远方的眼神，意味深长。

王维在这首诗里，没有提及送别的是什么人。它没有固定的指向，好像是在说所有人。王维作为诗的作者，他自己的人生，既可以代入送别者的角度，也可以代入被送别的位置。

王维的人生看似很顺利，但归隐之心一直存在于他心中。安史之乱以前，王维结交了许多上层权贵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：天宝十四载(755)，王维当上了给事中(正五品上)，事业如日中天，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，更凭借自己的才华享有很高的文学声望。但王维不仅想归隐，而且想去往空门佛地。晚年的時候，他这样总结自己：“一生几许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销。”像王维这样的人，是难以因为一人一事沉积难返的。他的伤心事，或许从开元年间就陆续发生了。仕途挫折、亲人离世、安史之乱的时代巨变……这些事情的叠加，将王维推向了伤心处。

时间蹉跎，转眼间已经离“舞黄狮”的事情过去了多年。开元二十一年到开元二十二年(731—734)，王维重新回到了长安。这时他已三十多岁。他这次能够回长安做京官，主要是由于张九龄的提拔。

王维非常钦慕张九龄这位硬骨宰相。开元二十三年(735)，张九龄封始兴县伯。王维拜右拾遗后所作的《献始兴公》，就表达了对张九龄的认同。诗中说自己可以“不食粱肉”“布褐白头”，之所以想要出力，是希望能够为国家效力。他标榜张九龄“不卖公器”“为苍生谋”的政绩，更请求张九龄一定要从公正的择人标准出发，不要因私人交情而起用他。

正当王维有机会跟随张九龄这样的一代名相做一番事业的时候，张九龄在朝廷中被排挤了，一贬再贬。王维的政治主张趋近张九龄，而且还受到张九龄的器重和提拔。因此，当张九龄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后，王维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王维刚刚涌现出来的政治热情，重新冷了下来。他所固有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和人生态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他急于退出政治舞台，归隐到山林中去。后来他在《酬张少府》这首诗中写下的无奈之笔“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”，或许可以看作这个时期的他心绪的最好注解。

(本文摘选自《唐诗里的十八场旅行》，内容有删节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唐诗里的十八场旅行》  
蔡丹君 著  
果麦文化 | 四川文艺出版社